# C1S2 即便空无一物

回家时，他特地选了条人迹罕至的小道，为的是避开随着太阳升起渐渐热闹起来的中央大街。不知为何，他就是无法允许自己带着这份临别馈赠招摇过市，此时的他比起一匹灰狼更像是一只受了惊的老鼠，狼狈地在街头逃窜。可即便如此，他依旧将那个包裹紧紧地抱在怀中。远离了熙攘的人流，他的心脏在寂静的空气里越发鲜明地鼓动，那些长久以来偌大的茫然与困惑也许会在今天全部得到解答，这一事实不禁令他感到血脉偾张。最后，他不得不停在一块破旧的帆布撑起的阴影下，再度将目光落在自己手中的包裹上。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一点点揭开了包裹着内容物的那层油纸，映入眼帘的似乎是一册相当厚重的书，用一时间辨不出物种的动物皮革作封面，边角处歪歪扭扭地钉上了几根铁条防止卷页。他盯着这本书深褐色的封面翻来覆去观察了好一阵，并没有找到任何一行像是标题的文字。

最后，他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为自己下定最后的决心，翻开这本无名书籍的封面，然后睁开眼——

空白。

映入眼帘的纸页与方才书籍的封面如出一辙，别说文字，连哪怕一点称得上记号的痕迹都没有。他没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忙安慰自己，大概是出于某种印刷或是书写习惯，有些书籍会将翻开封皮后的第一页专门留作空白，他看过的书里就有不少是这样。于是他安抚着自己跳动得愈发猛烈的心脏，又往后翻了一页、两页、三页，泛黄的纸张在空中翩翩舞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可目光所及的纸页上依旧是刺眼的空白。他用力眨了眨又揉了揉眼睛，时间在这本书上留下无数斑驳的痕迹，唯独将文字冲刷得一干二净，似乎下一秒就要连同那可悲的纸张一起在风中化为一抔黄土。这简直是一场充满恶意的闹剧，但如果始作俑者是那个名叫父亲的陌生人的话，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他很想给那张总是不苟言笑的臭脸狠狠来上一拳，右手猛地抬起却又蓦地在半空中停驻良久，最后无力地垂在身侧。那个他想要痛揍的人早在十年前就已不知去向，再对着空气挥拳又有什么意义呢！

结果到头来也是白费功夫，他丧气地垂下头，大概打一开始就不该对那个人抱有什么期望。一怒之下，他甚至想要一把将手中的书本扯碎，可还没等他开始用力，他那颤抖的双手就像是在提醒他，哪怕作为一个低劣的玩笑，这也是他的父亲留给他最后的东西了。刹那间，那些淤积在心头的怒火顿时化为满腔的委屈，与店主诀别的那一刻他都未曾落泪，可现在一汪泪水分明在他的眼眶中打转：难道想要知道自己所谓的父亲不告而别的缘由就那么罪大恶极，以至于那位掌管山风的神明要对自己开这种荒唐的玩笑？

于是他只得怔怔地站在原地，泪水从眼角悄然滑落，而他对此别无它法，过了半晌，才将那本书愈发用力地揽在怀中，久久不曾放下。

顺着蜿蜒的小道一路向上，法耶尔能远远地看见视线尽头的高崖上伫立着的突岩。他很了解他的弟弟卡尔，知道那孩子每逢心情不好时就会到这个地方远眺纳铎尔河对岸的莽莽林海。他快步上前，麻利地爬上那块近乎一人高的岩石，只见他的弟弟就坐在石头边缘，双手撑着地。他刚想出声呼喊，卡尔就像提前预料到了一般回过头，他看见卡尔的双眼发红，眼角还留有泪光，顿时三步并作两步，坐在了他弟弟身旁。